

张猛◎著

孤 裡 肖 孤 裡 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张猛 © 著

狐狸岗 狐狸湾

大中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狐狸岗 狐狸湾/张猛著.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638 - 2579 - 0

I. ①狐…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2799 号

狐狸岗 狐狸湾

张 猛 著

Huligang Huliwan

责任编辑 孟岩岭

封面设计



视祥志远·激光照排

TEL: 010-65976003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 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 (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38 - 2579 - 0/I · 53

定 价 45.00 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厚道质朴勇敢的父老乡亲！

那片云彩那片天

张春景

因为爱好收藏的缘故，和三五书画家相友善，或知名的或尚未见名气者，每每观摩阅览，有所裨益，便懂了些色调、色彩、格调之类。工笔花鸟写意尚能识别，及至墨分五色、皴擦点染，倒也能辨出一二来，这就言明了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的内涵，也便窥见了不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之妙。

那日，曾经的同行将书稿发来，见是《狐狸岗 狐狸湾》的名号，自然想起蒲公笔下的《聊斋》了。有歌词云：“妖魔鬼怪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把虚伪和良善一语道破，横看成岭侧成峰，站位的远近高低决定了其宫商角羽的基准音。越看竟觉得惊奇了：一个青年作者从未有过摸枪的经历，甚或是子弹呼啸而过会冲一个趑趄的，却成就了一部抗日体裁的小说；曾经得意于现代青年生活的描述，却偏偏把自己倒逼回三十年代的陌生里，编织起遥远的故事；风风火火的沧州小伙，又是刀

光剑影的时尚体系，却又弄得缓若曲水，不紧不张。俨然是品着一盏清茶，娓娓讲述着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没有天崩地裂之悬，没有翻江倒海之荡，甚至是没有枪炮的声响。只是一个普通的群体在特定时光里的觉悟、叛逆、追求、献身的过程。普遍即是大众，是一滴水，是冀鲁人的独轮车，就是这样的“普普通通”、千千万万的萤火，才汇聚成新中国的曙光。

冀鲁边区的抗日烽火曾被“华野”引为骄傲。津南农民自卫军司令张隐韬播火弄潮，“娃娃司令”肖华挺进冀鲁边令日伪闻风丧胆，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铁骑踏遍中原，壮举可歌可泣，黄骅、刘格平、仇鸿印等耳熟能详的人物和事件，润泽着这方热土。作品中或多或少有他们的影子，但又都不是，常捞金区别他人之处也在这里，他是从普通人堆走出的“小人物”，因为不起眼，更加地“与众不同”。

作者的精明在避其所短，把轰轰烈烈的场面幻化为思维的交织、精神的裂变和灵魂的颤动。

常捞金是作品中精心编织的人物，从一个被人收养的孤儿，到学徒工，二掌柜，八路军干部，一路走来，是“厚诚”让他活了下来，又是“孺子可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根基，还是“靠得住”，成全了他的爱情、出人头地的欲望和追求正义光明的梦想。当然，还有引路人姚先生，善良如母的恩人四婶子，慧眼武师潘驼背儿，可人的潘石花，革命同志胡彩儿以及心术不正的陶老歪和卑劣成性终自毁的陶二娃子等形象，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线是描绘的筋骨，是对美术作品而言，这种通篇线描式的构建是种途径，但非唯一，毕竟有局限性，影响了其动感的成分。毕竟作者还年轻，多维、多面的尝试是可贵的、积极的，可圈可点。

那片云彩那片天，这方水土这方人。文学的魅力在哪里？愉悦，是我的诠释。这是一片纯净的天空，这里远离功名利禄，车马喧嚣，唯有喜怒哀乐，寂寥平淡，走进来便意味着失去许多，也会得到些许。且行且珍惜吧，愿与共勉。

多年摆弄些小品文字，评点大部头着实的举轻若重。有感于作者弯弓射雕的魄力和再三邀约为之序言，却之不恭，天上地下说一通，算作答应。

是为序。

丙申仲夏初稿于素心斋

引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多少故事多少传说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在历史的洪流里裹挟激荡，终沉淀为脚下厚实的泥土，形成某个特殊的截面和断层。当考古学家用精巧的洛阳铲剥离开浮华，当文学家用精美的笔敲开烟云，无色无味无声的历史轰然地开放出属于这个地方特有的花朵，焕发幻化出被时间湮没了的原本的色彩、质地、声音和活动场景，勾勒出热闹非凡的面容，一如今日生活的喧嚣、光鲜、沉闷、无奈、忙碌，有序有理，自自然然……

古皮城因春秋时期齐桓公助燕国北伐山戎，在此屯兵纆制皮甲做攻击前的准备而得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设郡置县进行封建统治，古皮城首当其冲成为一个县，绝对是因其肥沃的土地、厚重的文化、重要的战略位置、泱泱的人口等优势而纳入了始皇帝的法眼。至于为什么、怎么回事，还是留给史学家们去慢慢研究、细细琢磨吧。

且看横亘于古皮城大地上这条东西走向、奔腾不息的王莽河吧，它有序有理自然而然地穿越了厚实肥沃的

泥土，如一条苍劲的龙扎向了渤海。这条河一定与历史中新朝的主人有某种联系。世间很多的名山大川，抑或小小的村庄、街道、建筑，乃至更小的田地之名称，它们的来历都是与古老的历史有所联系的。因为有名士生活过、造访过，人们都会牵强附会地联系上，使这个地方、这地方的山山水水或某座建筑都能生发出幽幽古情、绵绵文化之色彩，以提升沉重深厚之感，不至于显得浅薄。这是人们的一厢情愿，也是人们执着的追求、追寻，无可厚非，也无可名状。到底如何，只有史学家睿智的眼睛能够看得透、审得清、说得明，其他的则是热衷于喜欢那份故意的联系吧，心甘情愿地接受着这份绚丽和浮华……当文学家再用他们饱含想象的语言进行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描述，就会点燃无尽的热情，促发起人们更大的欲望……

或许在某年某月某日的阳光明媚里，那新朝皇帝王莽乘兴于河上，旌旗飘扬，华盖飘逸，鼓乐喧天，香气缭绕，万民俯首，他傲视万物，用手轻轻抚摸着他的长髯，赞叹着这清凉凉的河水，对此地的风土人情赞叹不已，留连忘返。因他是篡位弑君之徒，历来为正统所不耻。即使留下什么诗词歌赋，豪言壮语，生活轨迹，也随着那条河流淌入了茫茫的大海，没有了任何痕迹，而绝不会如古皮城的尹吉甫、贾耽、曹子桓、张之洞等人那样风流轶事粲然，被记录于史册，流传于民间。正如此地西晋时期的望族石崇（齐奴儿）老先生因与人斗富，成为历史上奢侈无度、为富不仁的代名词，而被人们大大忽略了他的文学才华，甚至抹杀了自然流畅、情

调飘逸的他的《金谷园集》的文学地位一样。殊不知，东晋的王羲之还因为有人把他的《兰亭集序》比美于石崇的《金谷诗序》而感到特别高兴和荣幸呢。

人类的记忆多是有选择性的，只会记住那些主流、正统的情节，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但古皮城人厚道、质朴、勇敢，虽然王莽不厚道，篡位得权，建立了自己的朝廷，被历来的正史遗弃和嘲讽，但这里的人们还是耐心地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这条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河——王莽河，算作纪念吧。在正统思想横行的历史岁月中，能坚守不变，沿用至今，只能说明这方人的勇敢、厚道、质朴。这种气节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不是生憋出来的。

勇敢的人必有勇敢的心。厚道的人必有追求真理而舍身家性的行为。质朴的人必有对真善美的分辨和继承发展的动力和能力。

在国家陷入内忧外患，历史出现了跌宕起伏的大潮，抗击日寇入侵的烽火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又燃烧起铁血激情的岁月，那些激烈而血腥的枪炮声和弹冠相庆的鞭炮声，都没能使王莽河停留下脚步去好奇地看看，它依然流淌着，该直行时直行，该转弯时转弯，义无反顾地向前奔……

目 录

序	1
引子	1
第一章 狐狸岗上有片茂盛的树林	1
第二章 狐狸湾里有片清亮亮的水	33
第三章 洪水来了	92
第四章 狐狸岗的喜事和法事	131
第五章 安静的乡村掀起了波澜	183
第六章 鬼子进村了	235
第七章 春天来了	295
后记	337
跋	339
评论 一部生动鲜活的民族秘史	344
评论 历史传奇与文化底蕴的结合 ——读长篇小说《狐狸岗 狐狸湾》	347

第一章

狐狸岗上有片茂盛的树林

1. 河在这里拐了个弯

宽宽的静静的王莽河如一个温驯而颇有姿色的小姑娘，缓缓游走在平坦无垠的华北大平原上。据说它是从千里外西边的山里流出来的，一路唱着歌撒着欢无拘无束地淌过来，一波跟着一波，一浪压着一浪，憋着劲、鼓着气地你追我赶，把一身水灵灵的姿态和叮叮当当的声音装满王莽河河筒子，水汽氤氲，碧波荡漾，日光里一片金，月光里一片银，无休止地滚动前行，滋润出两岸无限的生机。如果在天上往下看，王莽河宛若一条被绿色裹住的丝线带子，嵌在平原深处，安安静静的。再接近些，看得真切，那安静的丝线动起来，外层的绿色发出水的气息，整个身体在泥土里翻滚挣扎，又像极了一条绿幽幽的长龙。再往下，快落下来时，就会自然而然地被王莽河那个厚实的大弯接住，被一片深深的绿色接纳，不至于着陆于泥土中或摔出六神来。王莽河不是黄河，没有九十九道弯，一直是笔挺的，只是到了半截多才出现了个大而厚的弯，然后又笔挺地扑入大海的怀抱。

王莽河拐了个大弯的地方叫作胡立岗。

胡立岗依河而成，河依岗而名。岗随水行，水随岗停。水界岗住，岗随水去。

王莽河突然间好像走累了、唱乏了，必须停下脚步歇口气，伸伸懒筋，定定神，才能奔向东海一样，固执而毅然，自然而必然，心安理得地画了个漂亮的弧形，忍耐住一路的奔忙劳顿，仿佛一只大弓把胡立岗圈在宽大厚实的臂弯里，小村庄俨然一个熟睡的婴儿卧在那臂弯里享受着那份安逸、那份宁静、那份恬然。至于睡了多少年，无人知晓。只是在人们眼里，那弯弯的弓背是逐渐高大逐渐厚实起来的，许是王莽河带着上游的泥土慢慢淤积、层层填高罢，许是胡立岗村需要有一个高高的大土岗来掩映那片或高或矮的房屋罢。不管怎么讲，正是因为有了那片高高的土岗，这个大平原褶皱里的小村庄才配叫作胡立岗。

胡立岗胡家大户的小长工常捞金顶着一头雾水从茂密的林子里钻出来，斜而暖的阳光扫帚枝般从上到下地扫着他打湿的衣裤及鞋子，黑红的脸膛挂着细细的绒毛，在阳光下闪着不易察觉的亮光，一双乌黑锃亮的不大不小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仿佛是两颗晶莹的野葡萄沾满了下了一夜雾的露珠，清亮而透明。已经快十七的常捞金，就如同这林子里的树木，修长而健壮，茁壮而青春，浑身上下散发着成长起来的气味、气息——这种气味、气息显然不是春天那种青草芽子的嫩爽，也不是秋天那种经白霜打过而遇上连日阴雨的半湿半干的霉气，而是那种夏日阳光暴晒而不发蔫并且发出嘎巴嘎巴拔节声音同时把根须极力抓住脚下泥土向下延伸向上生长的豪迈和冲劲。也就是说，小长工常捞金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出落成一个健健壮壮的小伙子了！也就是说，小长工常捞金和岗上胡家大户那片坟茔上的树木一起长大了，长得参天蔽日，长得婆婆迷离，长

得粗粗壮壮。

唉，可怜的孩子啊。越是长得挺拔，长得出奇，生发得优秀，人们就越是充满了惋惜和叹息，怜悯之余，心里越多是充满了对天地的感叹和感慨。谁会想到那个羸若鸟卵的苦命孤儿，在那片高高的土岗上伴着那片坟茔伴着那片树林伴着那湾河水，竟然长得如秋天的红高粱似的壮实且粒粒饱满呢。许是天意弄人，人们认为越卑微低贱的往往在实际中越走势强劲，往往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叹——许是王莽河曲水波澜不惊，水光潋滟，浇灌滋润得万物必须要焕发出勃勃生气，显现一身精神，抖落一身水灵出来；许是胡家那片坟茔真的是神奇，充满灵验色彩，造化出肥沃的泥土，连它的花草树木都泛着鲜艳的灵光呢。不然，孤儿小长工常捞金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人们的目光被那片神秘的胡立岗拉直了……

对于这片弓背般的高高的土岗，长工常捞金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是充分利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丈量过的，在过去和现在的时光交换中，先是小脚丫片子，迈动中那踏着土地的脚步子逐渐变大、变大，腿逐渐变长、变长。

王莽河弯处这片高岗长约五里地、宽约一里地的样子，胡家大户的祖坟依河而建，呈正三角形规规矩矩地向胡立岗村漫延，仿佛胡家的老祖宗头枕着河水的波涛俯视着岗下的儿孙，聆听王莽河河水叮当声。胡家祖坟沾染王莽河水的潮湿，被一片绿色的浓荫笼罩和覆盖，生发出无尽的肥沃、肥硕和肥厚，端的是一处极品穴地！

据说这坟茔是胡家老辈儿从天津卫请来个有名的阴阳老先生看下的。那先生生得仙风道骨，穿一件五彩道服，头挽高高的发髻，一柄浅绿色的玉簪横插在上面，把头发随意拧在一起，洒脱自然，颇长的手指总是捻着山羊胡，捧着磨得锃光瓦亮的紫铜罗盘在岗上岗下一路子转悠，口里念念有词，“岗随水行，水随岗停。水界岗

住，岗随水去哇。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终于寻得了王莽河转弯处的中央，站在胡立岗上直呼好穴好穴，小眼睛亮亮的，散发出旺旺的喜气和浓浓的满足，说胡家从此人丁兴旺，富贵无比。胡家是大户，很信服先生的选择，就舍得几个大钱，按照先生的吩咐买下了那片岗。虽然不像传说中阴宅坐在龙脉上，可以保佑胡家代代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大富大贵得没个头儿，但方圆百八十里富得流油的就数着他胡家了。

岗上的树多的是，也杂得很，既有松树、柏树，又有杨树、柳树，还有槐树、榆树、紫穗槐、桑树、红荆条，繁繁杂杂的，高低搭配，浑然一体，像撒了一河湾子的绿色，凝固成密扎扎的绿。各色树木、杂木氤氲在河水的蜃气里随着季节而变幻着色彩——春鹅黄，夏墨绿，秋金红，冬铅灰。小长工常捞金已经在这片色彩里生活了四五年，聆听着各色各式的鸟儿婉转歌唱了四五年。准确地说，他是胡家大户看坟茔的。两间土坯房蘑菇似的长在那片林子里，坐南朝北，对着不远处的王莽河，更为准确地说，它正好坐落在那河湾的正中，如同这偌大弓背的顶点，四周才是坚硬无比又自然而然地弯出去的弓背。没有任何的人为因素，只是遵从了自然的规律和程序，做不得半点儿假，揉不得半点儿沙子。如果做了半点儿假，揉了半点儿沙子，就会被大自然所戏弄，不知弄成什么样子了，就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看护墓地的房子都像极了一副中规中矩的棋盘上最醒目的大棋子，而坟墓又像极了一个暄腾肥厚的大馒头。

在长工常捞金的眼里，这宽厚的弓背在此处是一个工工整整的扁担，平实而安稳。是啊，这五里多长的河湾湾是个多么大的地界啊，完全容得下他飞奔半天，疯玩儿几日的。

2. 河水是甜的，也是苦涩的

小长工常捞金命苦，苦得都不知道谁是他的爹娘、现在何处。据说他很小的时候被东家胡长顺从很远的天津卫捡来。至于他为什么姓常，而不是姓胡，或者姓其他什么，就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胡家管家、账房先生姚百里都不知道，只会笑着说兴许你原来就姓常，兴许东家老爷希望你长命百岁，能够手捞金条，发大财吧。

常捞金摇摇头，仿佛一摇头，那些烦人心的事就会被摇晃掉摇晃没了似的。他现在还不是苦巴苦结寻思琢磨往事的年纪，仍是个见了小土蚰蚴都能好奇地捕捉把玩半天，逗弄着小动物挂满了笑容、已然忘掉了刚刚挨过小伙伴的两巴掌泪流两腮的小屁孩儿。姓什么不重要，当家的胡老爷对自己不薄就是了，管他什么爹姓啥叫啥，反正爹也没怎么管过他。胡老爷对他好，从不拿他当下人看，一年四季有吃有喝有穿的，比什么都舒服。

远的不说，就说那年吧，不是长工头儿王三秃子一脚把他从河里踢出来，他小捞金早就成了淹死鬼了。

对于这个情况，小捞金记得非常清楚，而且时不时地会从脑海里翻腾出来品味喝水挨灌的滋味。一河的清水静静地淌在干热的阳光里，锄了半晌午的嫩玉米，汗水顺着眼眉往下流，浑身泡透了又酸又臭的液体，眼睛都被那黏糊糊的东西粘住了似的。东家胡长顺在地头荫凉里说了声，下河凉快凉快吧。人们得到了特赦似的脱得净光光的，像煮饺子一样噼里啪啦地跳进那静静的河水里，溅起好多白花花的浪花。小长工常捞金凑热闹似的也跟着跳进那凉爽爽的水里，好捡一身清凉回来。

水，先是甜丝丝的，平静而有韵致，如一只温柔的小手抚摸着干燥的身体、肌肤、舌头；既而是咸而苦的，锋利而顽固，直往嘴巴、喉咙、肚子里灌，一片混沌里眼前顿时出现了数不清的小星星闪啊闪的，好像一只有力的大手在狠命地往里拽他的小细腿。一切无法阻挡，一切来得那么急切，他的手拼命地四下抓，极力要抓住一个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的什么东西，必须马上抓住才不会被那手拉下去。一只更有力的脚狠狠地踢在他的肚子上——小长工常捞金像条被刮了鳞的鱼躺在草丛里，嘴里往外急速地吐着那闪闪发光的小星星，接着是那又苦又咸的河水，一阵清凉凉的风从翕张的鼻孔里闪电般击进他黑暗的脑瓜儿里，慢慢敞开的眼帘里是东家胡长顺略显紧张的脸。

管家姚百里瘦瘦的喉头上下窜动着，一嘴的埋怨和恼怒，你个不知好歹的熊孩子！不会水还下河，找死啊！

东家直起弯的腰，乐呵呵地笑了，说缓过来了，缓过来了，好。他的丝麻长袍湿漉漉的，往下流着水。

要不是王三秃子，你个熊孩子早喂王八啦！姚百里虽然嘟嘟囔囔，一脸的挂记，但还是很疼爱地扶起了小捞金的头，顺便轻轻拍拍他的后背。是王三秃子一脚把你给踢出来的呢，这崽子！东家疼得慌呢。

你说东家长顺老爷对自己不好吗？

小捞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幕，不会忘记那挨淹的滋味，先是甜甜的，接着是咸咸的、苦苦的，还转着无数的小星星，离开水后，先是咸咸的苦苦的，接着那无数的小星星迅速地飞离，一丝甜甜的风迅速地冲进脑子里……

后来，学会凫水游玩于水里像泥鳅一样的小捞金，曾努力尝试品味一下当初挨淹的滋味，结果喝进嘴里的都是甜甜的水，再也不